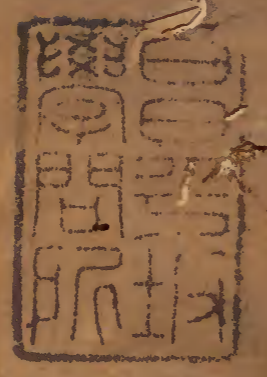


鹽鐵論 終十之二



漢書門			
二五〇一	函	架	冊
四	七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二五〇一	函	架	冊
三	九	四	一
函	架	冊	號
漢	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01	
冊數	4 ( 4 )		
函號	298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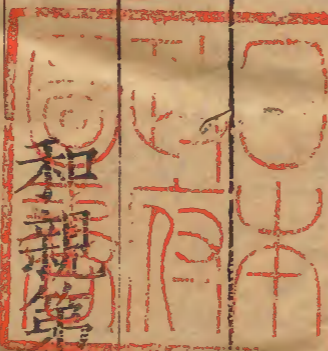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鹽鐵論卷之十

淺草文庫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程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

又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況論曰徐偃王被服慈惠

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指武篇曰王孫厲謂楚

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

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

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

之我弱道大魚食小魚也善虎食豚



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徐之  
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  
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  
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人間訓曰。昔徐  
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主  
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天朝徐。王  
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  
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  
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聞為文  
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  
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  
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故君子

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

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音搜獮音獮

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偷佚音逸而亡戒。

難。去聲。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春蒐者。不殺小麋。及

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

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主父偃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音磊者國之固也。而

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

輕舉潛進以襲音集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

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

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音蟬于以下

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

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奴加切而

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

年介胄而耕耘鉏音耜耨而候望燧音燧燔音燔燔音燔

舉丁壯弧音胡弦而出關老者超越而入葆

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匈奴傳曰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

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

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

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馮門

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

知漢謀迺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

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

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

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伐擊胡輜重聞

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詩云投我

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詩云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繆稱

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

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

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

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恩

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恩



篇曰。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音扶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

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

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

存君在楚。誥一作駒音宥之會。書公。給音息夷

狄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平。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春秋

曰。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駒。匈奴數音朔和親。而常先犯

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

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

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曰。修務訓

性善發憤而成。帽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而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

國殊俗。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藪。

音叟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辨之也。

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泰族訓曰。聖人在上。寂然無形。寂然無聲。



宮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范蠡禮音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音王。賢佐故

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傳曰。蠶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携。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夫王

云。函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周紀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道應篇曰。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

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道應篇曰。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



饗其實政。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裂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其從善如影。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去聲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音斤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賈誼

口。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寬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

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用兵紀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

兵。家無怒管。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管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也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何奴傳曰。周西伯昌伐畎夷。詩曰。肆不殄厥愍。亦不殞厥問。作棫



拔矣行道允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顏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慎曰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

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尹吉甫式遏寇虐詩

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匈奴傳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戎

獫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

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

稱為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

能無城壘音石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

四夷大禹謨曰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

旬有苗格道應篇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年而

天下二垂歸之人間訓曰文王葬死人之骸

而九夷歸之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修文篇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

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



自此無思也。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服此之謂也。

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

兵略訓曰：善守者無與御，善戰者無與鬪。秦族訓曰：守不待渠漸而固，攻不待衝隆而拔。武王之伐

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

帝王世紀曰：武王見弱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擊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櫜。王鞶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係鞶，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為

係鞶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

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大白髦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

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為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于大白之旗，召

公為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旗，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

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

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于洛邑。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

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



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劬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於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道應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巳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允道全爲無用之事順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事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矜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孚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

禮以弇其質厚葬父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音扶

**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賈誼曰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鍛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曰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



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予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班固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者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則武者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論

曰。夫神農伏犧。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春秋曰。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音漕。所以審勞佚音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澹古。出禁錢。解乘輿馬。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食貨志曰。縣官不給。天子乃損



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

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古陣

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覽真訓曰晚世之時七國

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

衝車高重京除戰道化嚴敵殘不義百姓一

反聲苟盛也是故壯質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厮徒馬圍駟車奉

饋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

泥塗至膝相携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

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

三代以後者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今中

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繇音遙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音遙無踰時之役詩傳曰

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

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今近者數千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音掌子不還父母愁

憂妻子詠歎憤懣音悶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



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為作也。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音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倡有介。狐路不能禽。通作擒。蝮蛇有螫。音人忌而不趨。古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韓非子曰。

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

去聲。而折衝萬里之外也。詩曰。袞職有闕。維傳曰。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戎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韓非子曰。不謹



其開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  
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文學曰秦地左肴音殺函音咸右隴音低抵音低前蜀漢

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去聲勇士

設利器而守陁音陁形隧音遂墨子守雲梯之械也

修務訓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

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

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

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

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

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

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必傷義而不得

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

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

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

入於是乃偃兵轍不攻宋以為雖湯武復

生車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音絮卒陳勝無將

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

無墻籬之難賈誼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

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

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萬餘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

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

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

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

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非有仲弓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肝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裹糧而景從，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去聲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音扶何妄行之有乎？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姁舜滅之。夏桀之居左河

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左思曰：劍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雖濇，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詩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莊辛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音霸故制地城郭，飭



溝壘

音磊

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音修

地利也。

春秋曰。冬浚洙。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

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欽音欽。巖是也。宋世

家曰。文公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公羊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

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

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也。故曰。天時

地利。羗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

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勾踐之變

而為強吳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謂莫

教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孫卿曰。夫兵之要。



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兵略曰。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周之致

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

德也。婁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乃營成周。都維。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

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汜論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

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

其貢職者。迴也。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

謂能持滿矣。許慎曰。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

我。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吳有三江

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

滅於秦。秦有隴阨。音音峩。音音塞而亡於諸侯。晉

有河華。去聲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

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亳。音音秦王

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

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



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音疲擊其虛。蔡澤曰：吳王夫

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猛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使吳王用申

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海

崖何謀之敢慮也。吳語解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真，曾昭

二十年，奢誅於楚，負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音鉗中設

扞關以距秦，秦包商洛嶠，音交函以禦諸

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音杭以安周

鄭，魏濱洛築城，隄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

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

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

河，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

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音汗其無備，得物

之易，音異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故恤來

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去聲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

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



音也。秦族訓曰：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異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纂殺之行，無益於恃天下矣。泥論曰：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太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亡得道而不在於大也。

亡在失道。而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

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詩

曰：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躋走，楚分為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于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與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去聲曰。諸侯之有關梁。度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音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

賁育。介七尺之利也。

燕丹子曰。荆軻刺秦。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羅縠單衣。可擊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

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計。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使專諸空拳

不免於為禽。

左傳作鱗。設諸禽。通作擒。

要離無水不能

遂其功。

刺客傳曰。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容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



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

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從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粹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拔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仗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富貴而忘其辱。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鉞。音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



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

夫有備其氣自倍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

之勝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音決強弩以與

貉虜騁音逞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

音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

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

也衛鞅傳曰孝公二十二年使衛鞅將而

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

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

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

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

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

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

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孫臏傳曰宣王二年魏與趙攻

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

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

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

-5 245 35 875" data-label="Text">

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三十里

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

竈明日為五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

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

-5 245 35 875" data-label="Text">

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

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

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燒



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  
消。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  
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蘇秦曰。棠谿墨陽。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者也。許慎曰。二庫者皆利劍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劍者也。

軸。音逐。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

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嶠。音父。函。音威。而御宇內。

金石之固。莫耶。古本作邪。之利也。莫邪。吳王劍名。干將妻之所造。故名其劍為莫邪。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

之用。鉏耰棘樞。音姜。以破衝隆。武昭。音韶。不擊。

烏號不發。許慎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城。衝強也。言體隆而強也。樂書曰。韶。蕭韶也。舜之樂也。武。大武也。武王之樂也。應劭曰。烏號。弓也。楚有拓桑。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鳥隨之。鳥不得飛。欲墮而號。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張揖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悉持龍鬣。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抱弓而號。故後世名其弓曰。烏號也。兵略曰。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與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大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繆。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

與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



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  
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劍斲策。奮僇纓。以  
當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  
糜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  
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所謂金城者。非

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

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

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  
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  
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  
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  
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  
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言以道

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

王是也。以道德為軸。音逐以仁義為劍。莫之敢

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

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

刃。亦細矣。道應篇曰。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

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  
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  
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  
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警效疾言  
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  
客將何以教寡人。忘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大王獨  
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  
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



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楊雄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

王惶恐失守。衛者皆懼。刺客傳曰。燕太子

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荆軻。於是尊荆軻為上卿。令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進。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手。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環柱而走。羣臣驚焉。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  
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入創軻自知事不就  
倚柱而笑箕裾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專  
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專

諸手劍歷萬乘去聲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

千里吳世家曰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

為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  
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

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  
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

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  
圍楚之六濳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  
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

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  
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

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因  
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何何光

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  
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

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  
夾持鉞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

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  
王僚鉞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

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闔廬聶政自衛由韓廷

廬乃以專諸子為卿

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音潮暴尸於

市韓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

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  
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

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  
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



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醵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固謝嚴。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大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矜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

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嗟咷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列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列哀



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面皮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唐睢且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呂氏春秋曰。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今誠得勇士乘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

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

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公。遂其求。雜事篇曰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君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



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平柯之盟也。

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毫音薄兼臣海內。

文王得太公。廓艷鄙。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音霸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

西戎八國服。夫。姚賈說。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津之售。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澈。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

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孔子曰。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冉有曰。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輓車。見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大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負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三公。天下之治。太平。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管仲故成

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管仲故成



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於中野。譬猶縣縣之葛矣。李康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秦紀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尊賢篇曰。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後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語曰。得一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一良劍。聞不若得一歐冶。得一聖人。聞

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

也。周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入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詩云。惠此中國。以綏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四方。故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

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

召遠。疾於馳傳。去聲。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史記卷一

三十一



鹽鐵論卷之十

鹽鐵論卷之十一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  
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  
文理。君臣慢音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  
音帶。為蓋。素弧音胡。骨鏃。馬不粟食。內則  
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音扶。中國天下



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

殖也。殖。生也。長也。夫扶音以知去聲謀。愚以義伐。不義

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

狐。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春秋曰。齊人伐山戎。公羊

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為貶。子

司馬子口。蓋以操之為已感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江統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

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

用。故巾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

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戎。交侵中

國。不絕如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

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

之功。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

務堅。絲無文采。裙褱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

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

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音丸之作。事省而致

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

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弓上馬而

已。貫。穿也。又資糧不見。音現案首而支數十日

也。又



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

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

令從。嫚音慢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

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

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匈奴傳曰。匈奴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羣臣

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

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不

忍小忿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

社稷。是為無策。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

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劉安曰。兵者凶事。一

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

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

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

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若一怒

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

事者。未有不悔者也。鼂錯曰。兵凶器。戰危

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

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故政



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

矣。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吾立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

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

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施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机，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

君道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



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

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

國也。劉安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

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音扶

人臣席天下之勢。席。籍也。資。因也。奮國家之用。身

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陀音駝章邯音寒所以

成王。秦失其政也。主父偃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

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陀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孫子曰。今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孫子曰。今夫音扶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

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

有堯舜之知。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

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

國亡者。吳王是也。道應篇曰。魏武侯問於李

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

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

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

鮮矣。僑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

五



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

易為力。

子思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眾，登丘而招，臂不如長，而見者

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叢

談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

成也。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文武

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

南征，死而不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

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拾

遺記曰：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

遠業，垂聲教，南遊荆楚，義垂巡狩，溺精靈

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

以為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

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

人憐之，失其死矣。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春秋曰：使

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

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

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

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



郊。癸卯郊。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公羊傳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擊。王師敗於茅戎。秋。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曰。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賢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也。今西南諸夷。楚莊

之後。西南夷傳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蜀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彰

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

復修遼東故塞。至淇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

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後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

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

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

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南越尉佗。音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

大。各自以為一州。倨強。倨。音。強。梗。自稱老夫。也。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

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詢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王。王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先帝

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

遣左將軍樓船音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

官也。漢武紀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為

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越

馳義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幸緬

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闕喜縣。春。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

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下之。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

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南越傳曰。南越已平。

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漢武紀曰。元封

二年夏。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

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

呂為益州郡。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呂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七

國之時。皆據萬乘去聲。南面稱王。提珩也。珩舉

佩上玉也。所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以節行止也。



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

為蚩音痴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

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

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

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

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

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

音逸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

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

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

矩而欲知方圓也。禮書曰。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

方圓之至也。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

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



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

為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

瀛音盈海音環。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

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

之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音盈海。牧胡而

朝音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

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

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

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

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

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

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

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

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

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

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

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

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

豈哉論卷三

九



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

高下而序九州。司馬相如曰。昔者洪水沸出。岨而不安。夏后氏蹙之。乃湮洪塞源。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膝胝無暇。慮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於乎于。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騶衍傳曰。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顛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車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司馬真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也。

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音盈。列子曰。凡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說林訓曰。人莫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三王信經道而德

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三王信經道而德



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

泰族訓曰。陳籩

豆者。祝也。齋明盛服而不諸生不可與逐

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

扶音道古者稽之

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

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

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

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

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

去聲

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

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

夏長

音

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

之所則也。

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

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



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檄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道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刑不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而大本舉矣。刑不

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由怒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音疲弊所恃而達瀛音盈海乎。蓋越人美羸音螺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音瞿惜音惜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修務訓曰。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美也。而甘之。後聞其候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人無天壽。各以



其好去聲惡音為命弄暴以功力不得其死知

去聲伯以貪狼亡其身論語解曰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

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

權謀篇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

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

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

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

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

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魏策曰智伯索地

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

子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怒重欲無厭天下必

懼若予之地智伯必僑僑而輕敵鄰國懼而

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

長矣任章曰將欲敗之必姑歸之

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

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

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

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

應之於內智氏遂亡顏師古曰狼性皆貪故

謂貪為貪狼也老聃曰柔弱生之徒也剛

-5 215 35 870" data-label="Text">

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

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

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

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去聲行善者天助以

者必遇其敵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

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金人銘曰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

者必遇其敵

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

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

行善者天助以

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

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

行善者天助以

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

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

行善者天助以

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

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

行善者天助以



有天菑叢談曰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惡之家必無餘殃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建也力勝貧謹勝

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敬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

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繆稱訓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劉

峻曰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

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

奚為善立名乎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

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

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

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

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許慎

曰月盛則羸蠃亦陰也故曰同氣也惟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

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

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音生此災異之

應也覽真訓曰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

蠶叫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天文訓曰天

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是

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含氣和



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主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蠶。上尊。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闢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秦族訓曰。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

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明。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宮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隱。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垂蜺。迅雷。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音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白虎通曰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淮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

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氣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而不揚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韓非子曰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



仁義焉。詩云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音姜僵

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

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已之所惡

汗音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

是也班固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兵

略曰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國各守其分不

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

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

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

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

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

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

人之牛馬後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

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

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

地形訓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

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

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許慎曰禾者木也



而生。冬水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齊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墮。音零。

合冬行誅，萬物畢藏。魯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原道訓曰：秋風一霜，倒生挫傷。鷹鷂

搏鷲，昆蟲蟄藏。春夏生長，音利以行仁。秋冬殺藏。

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

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

精，音列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驅。音腰

以順天令。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

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飢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

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

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

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

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

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

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



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時則訓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求不孝不弟。文學曰。同四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

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

鷩。至猛獸不攫。秋不蒐獮。冬不田

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去聲生惡去聲。好去聲賞惡去聲。罰

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

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

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

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電霧

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

任秋冬以成穀也。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

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

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

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丁儀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

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



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改其禮刑哉。

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孔子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德者。養善而進。刑者。懲惡而

禁後者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淮南記曰。急響利鋸。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政理篇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也。霸者之政。威也。彊者之政。脅也。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網漏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矣。網漏

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斷

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姦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音徼音倖。誅誠音躒音躒音。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



矩。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韓宣子曰：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阜山，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有嬰兒狂聾人入此乎？曰：無有。有牛馬犬豕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效，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音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音寒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

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下愁怨，貴而叛之。泰族訓曰：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殺彘，不撤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火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雷，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



也。以中。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

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

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

也。刑法志曰。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

耳。日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

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

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軌巧法。轉相

比况。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

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七事。死罪決事比萬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

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

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

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漢元帝曰。夫法令者

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

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

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漢成帝曰。甫刑

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

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

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

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

亡辜。豈不哀哉。秦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

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

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

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

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詩云。宜狎

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詩云。宜狎

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

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服。謂斬

衰。齊衰。大

功。小功。總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

五刑論卷二

三



五。五刑謂墨劓。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泰族訓曰。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鵠。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鵠。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主術訓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師化為貴。至精為神。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求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矣。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

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韓非子曰。殷之法。刑棄灰

於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又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難犯也。而小過者。難。此治之道也。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故民不敢犯也。



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

秋惡音之。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

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

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

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

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

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而民不由也。禮

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

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秦族訓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

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

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

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



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戢。約事不戢。省求不戢。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今馳道經營陵陸。紆音于周天下。

是以萬里爲民穿音阱也。尉音尉羅張而縣音懸其

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繳音勺弋飾而加其上。能

勿離去聲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

勿踰乎。孔子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

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

矣。能謂民弗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

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

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

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

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

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

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

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術訓曰。臯陶

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大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

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又曰。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

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仁者愛之。



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去聲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曾廐焚。孔子罷朝。音潮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呂氏春秋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今盜放。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

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

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

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

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

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

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

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

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范甯曰。孔子因

魯史。修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



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得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白王之通典也。春秋元命包曰。古者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棘。槐之為言歸也。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也。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念傷民未有所害。志

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瘡者刑。盜有贓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

俛音免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

之維繫。音接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

遠。維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主術訓曰。法律

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後貍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許慎曰。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



以制敵禦難去聲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

士之謀舉浮淫之蠹音如加之功實之上而

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轅音

而禦驛馬也銜馬勒也。轅車鉤心也。今刑法設備而

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刑法志曰。教答不可

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

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秦族訓曰。禹以夏

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張。風

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

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

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

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

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

故臧武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危也。蘧伯

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張敞曰。懇

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

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

境。讓心自生。化人

在德。不在用刑。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

軸音逐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披上

持軸音逐而破其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

車。越絕書曰。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

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

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

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



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柄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籛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陳琳曰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秦紀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祟二世及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及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鄒陽曰偏聽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生姦獨任成亂夫音扶為君者法三王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

為相去聲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音扶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韓非子曰

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為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



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  
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鹽鐵論卷之十一

鹽鐵論卷之十二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去聲則世無列國待

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韓非子曰。世之

之所至。孔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  
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  
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三。墨



離為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西施之類。通。夫音扶衣小缺。襟裂。士者。不必孔墨之類。

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音古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

鄰之醫而求俞跗音夫。而後治病。廢汗池之

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為醫也。禰木為

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非子曰。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

救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音扶善為政者。弊則補之。

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道應訓曰。吳起為楚

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

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捐其有餘。而為其不足。砥礪甲兵。時

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

之爵。而平其制。祿捐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

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末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

所末。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

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理。矣。人道至今無禍。差

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



之。范睢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霸王。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略曰。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或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與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年。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范睢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

欺舊交。虜魏公子。卯。卒為秦禽將。破敵軍。穰地千里。秦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啓塞。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

騶。裹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嫵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陸子曰。音以先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今商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今商

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

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



不能復振。蜂蠆音螫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

也。傳曰。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

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

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古防字漏不

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

爾。及其卒汜音泛濫為中國害。蓄梁楚。破曹

衛。城郭壞。田音上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

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

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之門也。故先帝閔悼其蓄。親省河堤。通

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

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

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頽林

萬福來。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

所害必多矣。樂王鮒曰。江出汶山。其源若甕

下流多也。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



則弑其長。然而不敢。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嚮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守其家。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違死。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徂而浸廣。此刑之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為蕃豈特曹衛哉。夫音扶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

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間音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音汗而良

民之福也。故曲木惡音汗直繩。姦邪惡音汗正

法。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



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古防非矯邪。若櫜

音括音括輔檠之正弧音郎也。櫜，揅曲也。括，

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弩者也。弧，刺弓之不正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

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

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

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

子胥深知王之不定，將欲伐楚，乃薦孫子

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

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鑿辯，知孫

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

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

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

之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

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

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

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

城。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

雜事篇曰：孔子

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

政，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

十二子自遠方至。眼從其德。曾有沈猶氏

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

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

祿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

之鬻馬牛者不祿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為

司寇，季孟墮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

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

伯夷傳曰：武



天下宗周而伯夷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

不能使人仁。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部其家。窺其戶。闚其無人。無人者。非無

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

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

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

孝者。而不能使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

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

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人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

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

非貴其拘之囚。音音而刑殺之也。泰族訓曰。所以

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

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

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

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

雖殘賊天下。并能禁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

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

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

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剗里驚駭。十家

奔亡。若音音疽之相濇。音音色淫之相連。一節動



而百枝示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平患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音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音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明君之行賞也駿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驕也注術訓曰衡之於左右

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愛憎故可以為命夫奸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

甲 秦第五十七



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  
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  
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  
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籠包舉也舉棄其親不能  
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刊戮  
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  
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  
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  
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  
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

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萬章曰舜流

放驩堯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

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

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音漂攻

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音懈怠音怠輟耕而隕音允心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音極

而音極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曲禮曰刑



弗著世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私人大夫  
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屏之四方唯其所  
餘祭公羊傳曰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  
則曷為謂之闔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  
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闔門者  
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闔不得齊於人不稱其  
君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  
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  
子近刑人也闔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司馬遷  
曰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  
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  
孔子適陳商鞅囚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  
乘素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古才之人事  
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今無行去聲之人貪利  
而况於慷慨之士乎

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音禮義恒於苟生何

者一日下蠶室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創音未瘳

音抽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禄食太

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

去聲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音何

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

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

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

此其有者此其言仁之也曰在招音也其代



必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

晉侯執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

執季孫行父成公會將厲公會不當期將執

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

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

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

是執季孫行父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

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

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

秦族訓曰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

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

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

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

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害說山訓曰

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而

池魚為之殫許慎

曰言禍相及也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

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

斷為良鑿音衣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

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禮書曰古者帝

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故為民父母

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

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衛鞅傳曰孝公既

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

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

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聞父母之於子

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

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

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惡止其人

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

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公

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

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

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

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春秋曰曹

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傳曰奔宋未言自

者此其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

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

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

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

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

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刊曷為為

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

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

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

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

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弒

其君夷臯穀梁傳曰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

弒何也以罪所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

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

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

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平天平予無罪孰

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

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



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卑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音扶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

垂峻崖音涯之峭音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

慶忌之健。責育之勇。莫不震懼音疊。悚慄者。

知墜音遂。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

音勺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

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足躡麋鹿。

陸行不避兕虎。孟賁。衛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

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

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子產曰。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

形懦。故人多溺。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

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本體矣。

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

臨百仞之壑。握火陷刃。則民畏忌而無敢



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

音秦紀早虜篤韓非子曰：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責急也。

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

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

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不務德而

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

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

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

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

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

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存國。今不立嚴家之

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李斯曰：明主聖王之

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

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以

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

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

人之論矣。

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

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

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

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

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司

馬貞曰：收，錄其妻子，沒入為官奴婢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

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

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

顏師古曰：側，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詩云：謂天蓋高，不

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晉厲以幽。人問訓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威服四方，而無所誅，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二

世見殺

雜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是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壻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為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惡鳥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音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和睦之心。



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  
流後世。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刻革五  
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  
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民。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  
文景。天下康乂。張敞曰。武王入殷。先去炮烙  
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惡嚴刻。  
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  
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  
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  
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

衰。檀弓曰。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墊請  
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  
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  
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  
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  
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  
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化之。雖固結之。民  
其不  
解乎。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  
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哀公問政。孔子  
曰。文武之政。布  
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  
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  
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  
者。治之端也。君  
子者。法之原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



制。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更化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秦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

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

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其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

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少

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

治。任坊曰。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鞞。民不能犯。及淳德

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犴成市。凝脂已疎。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慟哭。豈徒一緒。故令不得

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

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漢

帝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者。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



全錄卷之三  
耻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黑者。蒙巾。犯剗者。赭其衣。犯黧者。以墨蒙其。黧處而畫之。犯官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蓋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揔衆議而定其教。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

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立術訓曰。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

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能。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鄧哲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

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音澹則爭止。是以

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

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

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

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今之治民者，

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

推上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

之役，土崩，梁氏楚書曰：楚靈王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

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為王。以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訾梁，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五月癸亥，王綏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

羊傳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秦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弊，葉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

箠。推上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

亡音益乎？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

意使以為亂源。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



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

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狎也夫音

鑠金在鑪莊躄音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

之掇拾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躄音廉也輕重之

制異而利害之分音明也韓非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尋常

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

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魯

好去聲禮而有季孟之難去聲燕噲好去聲讓而

有子之之亂人間訓曰魯季氏與邱氏鬪

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邱氏

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

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其誅必危社

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

弗聽使邱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

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

以救之邱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

燕世家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



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太重，或曰：禹薦益已，而必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人間訓曰：徐

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為墨，而殘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記論曰：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謂忠愛而不可行也。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韓非子曰：今有不才之子，父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



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郡之嚴刑者  
民固驕於愛聽於刑矣故明王峭其法而  
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

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孔子曰不戒責成

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子貢曰。託法而治。謂

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

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

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與其刑不可踰不

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夫未

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

山陵成名。上設其法。二事得序。自周衰壞

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

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為苟妄。以

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

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

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

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

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

所以難治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

久也。干世信趙高之計。溲音洩篤音秦紀責而任

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  
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音升其求。黔首不勝音指  
其刑。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海內同憂而俱不聊



生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秦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蒙俊相立故過任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曰語

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曰語

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去聲舍人折弓陳

勝吳廣是也汜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

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許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

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

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

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為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

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音烏在其能制羣下而



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

知治世而善訾音議。夫音扶善言天者，合之

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

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人。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凱骨

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

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賈生曰：為人主計者，

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

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春秋原**

**罪甫刑制獄**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詒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刑。甫刑制獄，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詒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刑。甫刑制獄，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詒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刑。甫刑制獄，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詒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刑。甫刑制獄，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詒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刑。甫刑制獄，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詒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



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音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

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志曰。聖人既躬明愷之性。

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

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二者治亂之具有亡之

因天討而作五刑。

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去聲惡音以

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

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音

鼻盈粟音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

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

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兼天下。廢王道。

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隳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

鉏。箠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



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羲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羲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犒簡，誦死人乏語，則有司不

似文學。

道應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推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在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卓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汜論曰：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



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圓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刑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

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虞夏以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虞夏以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周之質不勝其文。殷之文不勝其質。殷勝其文。不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

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韓非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曰。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與化推移者也。泥論曰。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撲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鑷銜。



歷策綴而御駢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去聲善幽厲興而民好

去聲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

昌桀紂之所以亡也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

禮桀紂之所以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剖

剔銷錐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瑤坊設

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

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何

則游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

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

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湯武非得伯夷

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躄之民以亂也

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

難訟而聽之易夫音扶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

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去聲以箠推上聲楚正亂

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南華經曰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泰族訓曰。民交讓爭處甲。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今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舉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筭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

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櫜音隱。括音括斧斤。

欲撓音撓曲直枉也。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

堯而共。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燭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

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為賓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

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

之下。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頑鈍。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為

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

木。韓非子曰。夫必待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待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



園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待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往者應。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

少伯正古作百政之屬潰梁楚昆古本盧徐穀

紀又作勃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

保人阻險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止禁巫

徐教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

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

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

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

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

溫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

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

之間有堅盧蒞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

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

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當

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

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針而攻疽孔

丘以禮說音距音也南華經曰孔子往見

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

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聲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賤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實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

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音理絕邪氣。故

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

由生。是以砭音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

雜事篇曰。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平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



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比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說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荀卿曰：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巳。是大辭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清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間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自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是故夫人者輕小，害易微。

專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

不遂。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

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

宣統元年

三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見。逐於齊。孔子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見逐於齊。世家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曰。齊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反乎魯。不用於衛。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陳之政。不可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遇圍於匡。匡人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困於陳蔡。南華經曰。孔子窮於陳。無為也。困於陳蔡。蔡之問。七日不火食。繫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



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

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

衛鞅傳曰。商君衛鞅。西入秦。因孝公

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大悅。乃拜范雎為客卿。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子路曰。士不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纒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雜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



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魏  
蓋一日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  
盧亦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  
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縱  
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  
迹而縱縱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  
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  
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  
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同對門不通孔子曰進見而不  
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  
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  
闇大夫妬孰合有媒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

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於終始得  
失故與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是周室微  
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切弱衆暴寡百姓靡安  
莫之繩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  
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是以嫫母音模飾姿而矜夸通  
誇西子彷徨而無家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  
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  
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  
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拾遺記  
曰越有美女夷光以真於吳吳處以椒華之  
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  
夷光當軒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觀者莫  
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綺曰夷光即西施  
之別名也楚辭曰西施媢媢而不得見嫫母  
勃屑而日侍語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非  
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



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音已。故適

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國人圍之。

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

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楚。

子西謗之。夫音扶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

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音扶何耻之

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

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去聲擇友。則

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憊然內慙。四據而不言。

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

音吸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

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

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

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

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八

十四歲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



俊並進。四女輻輳。顏師古曰：輳，聚也。言賢良如車輻之聚於轂也。

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

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去聲者贊其

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闇

問音焉。侃侃焉。顏師古曰：闇問，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

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

行。悲夫。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

權均輸而鹽鐵卒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地。而不

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

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音德。則

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

畜利長長音。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

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音。

澆。伺察之意也。切而不燥。音斌斌然。斯可謂弘博

君子矣。顏師古曰：斌，文章之貌。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

推史魚之節。詩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

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

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他日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



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樂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解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發憤懣音刺譏公卿介然謂直哉史鮪也

直而不撓音撓也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

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僻便也

舉止輕傷也明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也方略計畫也

烏音然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

以道化下放於利末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顏師古曰放縱也謂

縱心於利也利也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

行非其道果隕音允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弘羊

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筦之利遂誅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



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易曰括囊無咎無譽。顏師古曰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

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

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

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

曰。唯將軍留意。即入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

光以此重之。論語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

哉。彼哉。顏師古曰。言彼人哉。無足稱也。彼若

夫。扶音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

類。長音同行去聲。阿意苟念以說音其上。斗筭

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斗筭之大小。何足選也。顏師古曰。筭。竹器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桓寬此論。托為客言。總評議其得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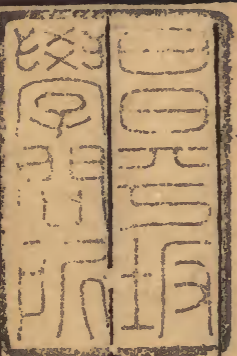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鹽鐵論卷之十二終







文

嘉靖甲寅春張

氏猗蘭堂梓行



